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年十二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服誠  
述一部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邊  
2254  
5-5





2254  
5-5

行刺月二十第年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行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

築地電信局

商會社

附

兜坊為換座

蕃物店

京鴨家 一名雇人請者

妾宅

新温泉場

附

新繁昌記 第五編 目錄



深川仲街

新市街

附

歸商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終

築地電信局

電信之於世界也可謂開化之驛路而文明之飛脚也  
有新事奇談於歐米則不出數日而上於並細亞  
人之耳真是霹靂未響電光掣空火光澄起特地射  
人無雖惜夫懶婦終世酣睡而不知世界之大事者  
况有不聞有事實於國內之痴耳乎夫電氣之有速  
力也一分時間七周世界故施電信之妙機則一時



間可能傳二萬言於千里非固人脚所能及雖高鼻  
先生之羽翼亦可避三舍也溯自今日回顧鑛倉時  
代則其迂遠不異見奔猪製狩箭者有急變異事則  
役數脚雲奴咿啞喧替如群蟻拽糧物舁一肩輿而  
奔走於東西勞汗雨流晝夜兼行世謂之早追而為  
飛報之最神速者然其里程在百里內外則以雲奴  
赤脚為楮木不出旬日則不能達東京有事於西郵  
則其事既聞而後漸聞於東郵其遲緩如懶牛馱巨  
石逾險山彼與是則雲泥万里以此一機足驚拘泥  
於舊習朦睡者之愚眼視之万機可歸化一新美

風也自蕃客來航於橫港來百事百物傳便利之妙  
機遂至通電信於四海雖隔万里波濤如一棟牙房  
坐而聞倫動府之新談卧而知華盛頓合衆國之事是皆數日即通談話不異覲面如漢土火災則其  
烟燭未滅早已可通我國計亦妙矣日本國內則半  
時間可報全國朝有事於長崎則夕聞於東京何又  
勞人脚與馬蹄凡電信之有益於世最為多焉政廳  
先變動之未起預知遐域之事情商賈及郵船之未  
發既問海外之物價其他至瑣細裨益不遑枚舉是  
所以於方國交際不可無電信之設也我國始架電



線於東京與橫濱之間以築地為其心軸現今則交  
通於官省遂蔓延於國內至本街一杆而懸七線建  
分局於數所日本橋於兩國橋品川於淺草赤羽於  
設是所生於交際間之便利而可知先哲以四海為  
兄弟者所以決非芭言也聞輓近通大電線於英米  
之間閱數十年之星霜費巨百万之財力而全卒其  
功其海路一千零八十里而直徑有七百八十餘里  
云不亦大功乎歐洲大都則皆架無數電線於府內  
恰如蜘蛛網無所不通至如旅館通電信於演戲場預  
約談觀場之設備云我國亦有許以自費通電線之

命他日東京亦必如歐洲都府縱橫架電線於闔都  
不獨戲場花街柳巷亦設電線與情人昵夫隔數里  
而話春里之烟花至為與喚隔壁之麴香而飯一椽  
之儉約談話若長則既有郵便在可投一書於其箱  
道項又有稱二階馬車者運轉於新橋與淺草之間  
一車而載三十名一日而六回往來車極美麗馬極  
駿足其值十錢半途下則終五錢也為最有便方今  
囊中煖者則脚不踏地而奔走於全都余輩亦雖遇  
隆世猶禿脚頭而徒行從車夫之後未曾免貧魔之  
追擊實不可感通之愚生也余將就博識先生問懸



電信於程途之方，或恐雖泰西大醫，瘵愚無藥，則亦無治，貧良法到底無機，閑物而終於貧愚，問而已寧。藏愚狀而可秘也，或亦因電線聞於海外。

電信機之方法有數種，如東京則建電信局於築地橫濱亦建其局，從鐵道而百步之，杆彼此以鐵線相通，兩局各設一電氣機，令隨電氣書字之法也。書讀皆用國字，因其字數而異其值，請報告者亦以國字記其旨趣，省御坐候得等冗字，要其短文，各處電局皆然。國內則吹數烟，問有共應答謂之，文明之飛脚不亦宜乎。電信者米人撒美伊爾，模爾士氏之所發。

明也。洋曆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始設於華盛頓府，距今僅三十七年，而至全世界無所不通，開化之進步亦可推也。既自英吉利通佛蘭西，自佛蘭西通伊太利，自伊太利通印度地方，相次通支那香港，自香港通我長崎，自長崎遂達東京，又自東京欲通箱館，故自英京傳信於我東京，僅四日間，而可達，是由經各地電局為甚，遂矣。若直徑通一線，則一日間而可能談話，也不亦神速乎。聞弗蘭希林氏，水當雷鳴時，放一絨為知電與雷同物，而造避雷針，由之則雷神猶可能製百物，無以人智不可為者，以團扇能出風，伯以



噴水器降雨師思雲霧亦有製之法或人曰往古有  
仙人於漢土或吐火焰或吸流霞或有出馬於瓢中  
者噴雲霧者亦不鮮矣其為仙也口吞英佛聲歷漢  
土頭如栗苞姿似異人手不離蝙蝠傘胸必懸時辰  
器問事物則無不知者無不解者至其虛實未可盡  
信以頭微鏡視其肚裏則空空杳杳膈腸之外不見  
一物蓋才氣之薰發於外膚故也此仙亦有因電信  
得僥倖者實功未顯於履行進步之中浮名早鳴於  
柳橋芳原之間常接虛富之雲而甚厭正路之風即  
謂之以不義製浮雲之仙余曰奇哉仙乎蓋有之聞

化之世我未見之也生日仙術元如浮雲假令雖有  
之不能以肉眼見余說亦如雲非有所據子欲握其  
雲必有過怒雷談話未畢乍有喪於天上者霹靂啟  
々電光晃々二人吃愕蒙紗懈掩耳目曰籍口必勿  
復言想說則影乍來  
一夕乘風月道遙于街頭適有閑小茶竈于電線杆  
之下者余借榻小憩其樓有客絃妓侍席笑語之聲  
了々上耳巡酒數行鳴絃鏗鏘客歌曰  
借馬車快借汽船章臺花信自何便春宵猶是不  
堪待願繫電絲容易傳



妓應其聲歌曰

一片玻璃萬緒思，抱君真影獨眠時。相逢相見難

交語花上願，懸電信絲。

少妓忽止，揜曰：妹聞電信者，傳信息於遠國之器械，或疑用於交際之間，道具既入，新哇之中，皆道電信。々々妹每侍常書生風之客，無不曾聞電信論。阿姊不記乎，疇昔一六之客一人曰：電信既絕，而大悲歎一人曰：既得電信，而有喜色，觀其容裝，外套與浴衣之外，渾身無一物不見，有鍊線，所通電信，舶自西洋云。或因妖教之魔法，度其鍊線者，故妹思被阿

姊春戀為有情人者，即電信之通也。被阿姊嫌厭為鼻汁郎者，即電信之絕也。官亦斷髮頭，願恐亦電信之客，請教其因緣于妹。大妓肛裏錯愕，自後找其袂道，胡說休言，是非兒輩所知。客笑曰：電信報急事之機，閱世人或有以諂諛買祿者，謂此輩以得其便宜為電信乎？予則某侯族何有，其事故不知其餘旨也。遂執妓手道：若有通電線於人身之術，願與這手通一電線，日夜相語，敢問名策於卿。妓頗有才氣，挾揆於絃間，進坐獻盃，曰：名公大族，則無所觸嫌，忌妄臆說，敢供一玩公幸。怒之，妾閱新繁昌記，有通電信



於妾儂者余聞此言錯愕流汗妾始大疑之後熟視  
 世情事物皆有電信妾聞人身亦有電氣西人有故  
 發於言行也商人有運舌呼容之電線才子有鬻業  
 買官之電線學者有著書釣名之電線僧侶有說法  
 貧賤之電線凡天地間無電線不通者在妾籍以三  
 絃為電線然非妾輩醜面之所能為容道美而下醜  
 字之口可憎妓道請聞之若嬋妍佳人閱海棠之紅  
 唇唱一曲出楓葉之纖手抱三絃々歌清亮媚笑嬌  
 然則如何忽澈客五臟六腑雖英雄豪傑魂飛肉消  
 萬事萬端從意所欲西洋沙之電信者一線而傳一

株言妾儂之電信者三線而寄三種情其電氣之神  
 速惱殺男兒於一曲下烹亭船宿則妾電信局也藉  
 奴喜助則妾電線杆也如新吉原最有電線仲街有  
 四十八戶之茶店編笠茶店羅列于堤下不知其數  
 是皆娼婦之電信局也電線杆有幫間藝者媒婦搗  
 兒梳梳了髮等妾思電信元在日本久矣近頃從異  
 人公之說換傳與電之字爾字音雖異所傳之者趣  
 則同是妾也說而決非議論即妓兒之戲說也公棄  
 怒之客大驚曰卓才哉卿言予殿下之所未曾聞  
 予凝疑冰解宜哉名妓之流行速于因電線而傳命



請自今與卿繫電線于春遊之間余聞其說自樓下  
通電線于樓上將告其客妓籍之電信可恐此等才  
妓若有因電氣放火光忽燒爛倉庫田宅公之家祿  
亦恐為灰燼公速不知建避妓針于臍下之凸處

商會社附兜坊為換坐

成辰以降販賣內外之百貨而通商之盛所未曾聞  
也下坊也山手也本所乎深川乎開新市街架新橋  
梁表裏建牙房縱橫通捷路公族之舊邸皆陳列貨  
物雖彈丸地不見空荒者何也士族減其祿而商戶  
倍其數之故也買者日減而賣者月倍何也產物隨

繁殖製品隨精巧之故也通商之車轉而愈運生產  
之源汲而愈溢是所以其通商之盛也通商繁昌元  
雖因貿易之故然非官解束縛人得自由其繁昌安  
能得如茲乎方今都人從事於商業者十中居八九  
有數年而創立大家者有數月而被屠身代者實商  
戶興廢之秋也決非果報人寐而待僥倖之秋也磨  
鷹隼之利爪而施孫吳之詭道運謀於算盤上決勝  
於異域外雖轉蹶亦不可空起如無遺物拾馬矢以  
可投於萊畝故典舖小廝無枕算盤偷睡於燈背之  
惰夫酒肆丁推無擲空樽呵手於雪中之懶夫是非



敢不睡，又非敢不寒，唯因有後世欲起一家之奮發，心忘睡與寒也。在此隆世，豈有空啣指待時至之愚夫乎？近頃設會議所於府下，而專議商事，生產之輸出，物價之高低，土木之算量，道路之修繕等，皆其所管也。雖通商然，盛自設不私龍斷之法，因之商社之盛亦所未曾聞也。海有海漕會社，陸有陸運會社，有郵便會社，有馬車會社，至產物與製品亦皆有會社。大小會社無慮數百，不可算數。其中以第一國立銀行為最大社，駿賀坊有三井組，田所坊有小野組，其他島田組在於鎧橋，蓬萊社在於蓬萊橋，是當今之

豪社也。皆建巨大商館，積巨萬資金，而專通為換之便，實以之可為商社之四傑也。既遍出支店於內國，又將及外國，意亦盛哉，意亦盛哉。第一銀行在於海運橋之東岸，飛坊之北隅，經營之壯闊，建築之美麗，不可得言。取雛形於泰西，而闕龍宮於陸地，石門鑿牆之結構，冠近世新築本廈，枕溝渠起基礎，五層大樓，突兀巍峨，屹立于大都之中央，真立凡十二丈，一層高於一層，一搵聳於一搵，望則如小阿房，近則似大伽藍。石壁坦於板壁，鑿柱滑於木柱，銅瓦鱗次，堊粉粧飾，銅黑於黑奴，而堊白於白。



人膚每一層架彫欄彩華映射只恨妃嬪不懸紅袖  
窓戶皆掩玻璃水光滴瀝願令天女撐繡幕至屋頭  
為三米々頭各建長杆左右則貫金箭指方角中心  
則揭白旗為標牌恰有一片金旗飄飄於蒼空如指  
揮閩都之商賈乃是開化之技葉繁茂而東京之金  
花爛熳矣

銀行者專開通商之路而謀搬運之便且保護富家  
倍徙貨賤之社也甲省齋金匣於千里之勞無罹撈  
兒網之憂乙免失金庫於一火之難有得債生株之  
利少年亦無被娼妓剝奪之憂直天亦無被奸商欺

騙之憂雖老媪臍蓄錢必可托之亦無被愛兒鼠喰  
之憂社亦以千金為萬金之融通互謀利共生益可  
謂商間之商也館內分局各有其課有掌帳合者有  
掌計算者有貨幣司有證印司或主印紙或主證券  
也似小政廳彈算盤聲多於露商炒豌豆飄記簿影  
多於菓舖燒片餅金錢出入多於妓局冷客措幣大  
小多於工場鈔盾金銀圓幣亦多於圍碁會之石此  
社小厮倪措幣如屑紙視圓貨如瓦礫至其社長視  
為土芥款不然小厮以非我不敢顧之為社長者  
閱一錢之損益不敢忽之嚴設規則公示損益不見



有寸虛是子母錢家之本旨也。近來子母錢家之繁昌最盛矣。有日償金有月償金或有稱鴉金者。今夕所貸期明朝之鳴鴉令償之。如誤一刻倍其子錢之約也。恰如借地獄金不亦苛酷乎。借之者之生計如逾鈞山脚一蹶身乍斃起之金也。斃之亦金甲借一圓。縊於犢鼻禪乙借千金償一介。編笠甲則可憐乙則可惡。然皆不出情與懶之間。在開化世皆無用人欲醫無用人之貧病。以西河原之石為貨幣猶不足救到底療治貧病。不如鞭打惰夫勸其力食。勞者多則貧者必減。故以銀行盛衰可量全國貧富。余以銀

行為貧富秤權。不亦可乎。有餘財者須托此社。今世金銀變紙御脚化羽藏之於匣。止其飛行。有蠹魚食之之憂。曾聞滯出蝕匣娘。蠹魚食貨幣。一新以來之新聞。古之富家埋貨幣於窖中。或有藏於糠味噌桶底者。今猶然則全指幣皆腐敗。貨幣腐敗亦一新之新聞。二箇擔高下魚籃於鎧橋。在蛇畔拭汗小憩。熊顧八道請看為換坐之建築。常見常驚不亦悶大半終於五層大樓者。一生終於九尺二間亦一生可蓄唯財也。而已地獄之斷獄歸於財。極樂之安樂。



因於財畢竟金為難之世情也一新以來百物皆換  
百事皆改何亦不一平貧富銀行也為換也網獲天  
下之通用金令一錢不落余輩手叱矣可惡繼火燒  
亡亦可八道繼令得一時富不出三日必復舊裸虫  
所嗜之飲酒難禁所耽之花牌難止有時被絃歌婦  
招有夜被夜引娼誘同握百金先人擲却典己憤鼻  
揮及婦欄裙一平貧富亦無寸益於汝社小可惡以  
既托万金於會社又欲得万金之心勞力則不亦樂  
乎煞八額道汝勿吐愚言只見酒樽難入醉興只見  
玉顏難為好事况以未見之富豈可飽於心乎余不

見一圓扎面久矣出則遇債主之督責入則聞家婦  
之不平真無有生天余輩雖常過地獄呵責富人不  
曾顧雖有百銀行無一裨益汝勿吐愚言八道勞則  
無貧情則無富汝欲不勞得富如向大陽擲礫決無  
可達之理然道余為最勉賂松魚於橫坊貪欲翁幾  
十返枉駕漸借日償錢資錢僅八貫文一日奔走得  
若干錢買米買塩又償借錢所餘不過一錢銅夕以  
居酒一碗愁終日之勞脚為搯木肩為草菴難購一  
衣身世如烟不亦閔乎八道汝勞力未至也朝賣魚  
蝦夕鬻他物則十錢有二十錢之利積至一月既看



若干利，小可未嘗聞，有以尋常之勞力致富者，汝午  
 到演史場，假寐夜上，混堂樓轉輾通計一日，所勞不  
 過二三時間，汝勿輕寸陰，汝勉，汝勞立談未畢，一狗  
 疾來，啣松魚去，熊錯愕執天秤，追擊道，叱矣畜生々々  
 々々，一狗又掠一尾去，那畜生這畜生畜生々々  
 振棒，狼狽於中路，八笑道，空說胡亂，乃輕光陰，故遇  
 天譴，汝看，余籃既賣，盡空虛也，汝被點狗技，臂毛亦  
 恐被撈兒奪，畢九，汝愚，汝情直，擔魚籃去，今之世也  
 實不可，油斷實不可，怠惰看，即蜂蜂國八頭音螫熊，人不可

蕃物店

蕃船之來於橫濱猶未久焉，然舶來物之行與蕃商  
 長鬚，爭其多，蕃物店之盛與石炭、薰烟、競其稠，八百  
 八街無不賣，處有織物舖，有雜具肆，有沽酒，有賣靴，  
 一街之中，鬻蕃物者十居六七，是亦新繁昌之一大  
 原因也。舶來之多如此，流行之速如此者，何也？蕃物  
 之為物，貴品則極貴，粗品則極粗，富者以其貴，購貧  
 者因其粗，買故也。上自豪族，下至車夫，無身不着一  
 蕃物者。無口不吐一洋語者。請看當今之大才子，室  
 積煉石，席敷耀瑜，凭有攪子，卧有寢床，身着羅紗，足  
 穿草靴，頭蒙凸帽，指貫金環，口則啣卷烟草，喉則濺



大麥酒，臆底亦印橫文，腸中既貯，洋風渾身無一部不蕃物，非舶來品者，唯皮肉與毛髮焉。爾若有以紅草漆黑髮之方，真為閩化完璧人。蕃物店之繁昌可知也。阿娘紺禪多，唐縮緬番頭，縞衣無倭木綿白窄袖，為艷夫常服。黑吳縞作老媪，正帶洗青滑而阿三磨三年垢，金巾簾而變助換，七年禪，玻璃燈起而行燈睡，燐火奴開而燧具閉，紅紫粉船早漆家出，銅錫字渡，沽版社興織用，機器襦莫大小結，穿釦子紐，有屈伸雪駄肆變，開草靴肆，造弓師化學，木鞭師，菓舖之倍，因砂糖饒粉商之開，歸蒸麵行，百貨百物無不

薰陶蕃臭者如，諸州名產之織物，亦不挾舶來絲者，鮮矣。謂之為班織物，軟蕃妾之流行人，亦有班種兒，箇是謂舶來之植民種。蕃物店中以雜貨肆最為盛矣。正面匾油繪額，美人凝粧而必露半身，天井懸硝子彈，行人映影而真寫全軀，葡萄名酒，瀝々蜜瀉，玻璃盃碟皎々雪堆，金器銀具，黃白相照，彫珠鏤玉，丹青互輝，恰一傾歐羅巴寶庫來賣物，元非日本產來客自，有異人風窄袖，伸問挾洋語，論物質之由來，斷髮連中出石盤算，而價之幾何，購金鏤少年擇而取其小，小指大如，何可知，外妾



調文買香水，懶僧嗅而拔其新，無頭髮如香油何。果是愛娼，無心一片，飛影忽飄，為翼衣來，曰：「有好蝙蝠傘耶？」伴磕頭曰：「有，殊有新舶，以十六骨為上等。又有十二骨改機，名胡帛，緻密柄軸堅牢，極美矣。極佳矣。」客曰：「價如何？」曰：「上則五圓中，在四圓內外。客驚曰：「汝勿言，預價雖十六年，少蝙蝠亦高價乎？」伴請聽，余說蝙蝠者，夜中物振翼於白晝，近來之事也。譬如娼妓，然矣。今為芳原之名妓，元是柳原之夜娼，元價可得，而能知宜減半價可矣。伴呈笑曰：「官勿吐戲言，見者漸隱者，漸起則今世之常也。以農夫、昇為官吏、武士降。」

為牧者可為其證。蝙蝠之畫飛何足異焉？曰：伴公所說亦有一理。世變物化，舊述新進，近頃有區鳥、戶鳥等之鳥屢飛行於新聞紙上，庶民不蒙其羽翼不能生活，避暑雨於蝙蝠翼底，委生活於戶鳥翅下，亦一新奇乎？小厮容嘴曰：「戶鳥之出現，蝙蝠之畫飛等，不可以為奇。官之所服者何為也？為之買蝙蝠，無乃一奇談乎？眾皆失笑。客挾蝙蝠於為翼間而去。一僮夫來下，臂於肆端，乍有人於前，容貌甚似我身軀也。似我俯則彼亦俯，我仰則彼亦仰。我動彼亦動，我顧彼亦顧。如我眼見我客，生疑曰：伴眾或以魔。」



法欺人乎何前人之擬似余容伴亦疑曰何有共事  
賓主以外又無他人有誰欺官客不聽曰曾聞異人  
相不可思議物來此家恐驚切支丹宗物耶看又擬  
余々怒彼怒余指彼指是非施魔法豈能如茲乎余  
將一走詎之於縣廳伴漸了解曰官請勿疑似官者  
乃官之真影映大玻璃鏡也客驚熟視則果有大鏡  
於前面客曰由之視之西洋亦神國欵曰泰西亦謂  
耶蕪教也決非神教官何以云爾曰我日本國以天  
祖大神為始祖神其神躰則一箇鏡也故國人尊鏡  
久矣然未曾聞有六尺大鏡製此大鏡非有數柱大

神如何能為之或又邪教之感人者欵余將問之於  
說教場不可思議々々々

記者曰曾聞此夫誤認街頭新厠道東京何觀音  
堂之多然不見一養錢箱是亦不可思議也遙擲  
一錢而拜厠中有人適中其頭其人驚曰擲錢者  
何人大合掌道南無觀世音受納奴一錢欵何有  
靈驗靈佛果若靈願投奴冥福厠內時有放屁聲  
夫三拜道靈佛忽諾欵南無觀世音又擲一錢而  
去或信乎否實有此事則惑溺於佛曰聞託宣皆  
如一放屁者耶余亦將問之於說教場



一知半解通客醉步履衝入肆頭曰薩克有耶薄  
 且柔者有耶偶少娘在肆前客顧娘頻問之娘曰薩  
 克則囊之謂坎客曰然々名娘頗解洋語多情亦可  
 想娘並出紙囊與財囊曰是坎彼坎是則價何圓箇  
 則幾十錢客微笑道娘君雖能解洋語未能解人情  
 囊則囊也然非此等囊君不知乎乃君愛子之戎衣  
 也君非實不知伴為不知也娘猶未解其事微頰乍  
 上眉間羞色早潮全面顧而問之於母曰笑不答又  
 問於伴頭亦笑不答娘益有羞色小厮走出曰官之  
 所大欲可知而已不乃拉第薩克譯曰防乎客打頭

曰汝小厮曾經驗耶不然不可得而能知汝嫩少年  
 何嗜好好事我未見好色如汝速者娘君不可油斷母  
 公須能注意伴衆亦勿忽獨語喋々遂購一袋而去  
 小厮冷笑道汝勿侮我汝愚自許不正也汝將用之  
 何地非花街柳巷必淨土之隣國也釋謂地決非可用  
 於双蝶偕老之間者汝終能喪全身雖用百防瘡袋  
 不可防妖狐之一騙術看其數狐追汝影去哩  
 甲生立肆隅眼一注美人扁額恍惚有遇活人之思  
 顧謂乙道泰西何繪事之妙巧容顏之嬋妍風姿之  
 窈窕蛾眉如笑雪膚如動實可謂參造化泣鬼神矣



真與寫真之藥液留影者彷彿乙道是摸寫真影者則觀真乎其人也何足異甲道歐洲果有這佳人乎曰一則格勒阿巴的拉也埃及女王一則以利沙伯也因英王余曾聞之於英文典甲道文典非歷史何有其事曰余所讀者則古文今也則亡矣伴朝道先生非誦今之翻譯文耶或然果其然

京鴉家 一名雇人請宿

板面書男女雇人請宿六字揭之於檐端以為招牌都俗呼之謂京鴉家一說慶庵蓋其濫觴曰出於俚曲胡只日記中醫生未知孰偽稱其主翁曰親分稱其家婦曰婆耶所以有其京鴉

名者抑何也余未知其濫觴也於親分問之謾案鴉聲者閑百家之門而糊嘴於人戶稠密之地或立屋頭四顧糧途或入厨霜三喚遺食其性狡猾非深山幽谷之鳥也曉鴉聲則驚人失寐花街之游客聞其聲而漸決歸心始起身離枕藉商店之丁推開其聲而先戢朝粥頻摩眼開肆戶工夫聞之擔道具而將出裏店擔商聞之執天秤而已奔市場變助開而汲水竈婢聞而炊飯晚鴉聲則促人歸宿百夫聞之而皆歸其家出入無不閑鴉聲者雖然與人戶多閑係不過僅容嘴與聲去京鴉家之閑傭夫亦然矣二六時



中容嘴於百家勝手口而掌傭夫之出入不勞其力  
謀其勝手振唇戰舌以口糊口是亦非在人員輻輳  
地不能營其業觀其生涯亦甚與鴉兒同其趣是即  
所以稱京鴉者也於余又將問之主翁大概貪婪狡  
猾主婆一般多器深欲至其性亦與鴉不異翁則長  
於切人捧端掠人貨尾之術凡入此門者皆稱謂子  
分親分不子視之子分父事之必不久年頭歲末之  
貢朝婆則苟有利己之口忽容口於其口苟有益身  
之手直下手於其手婆亦不子視子分々々母事之  
如未老則婦事之翁脚烟管坐室中央容貌尊大而

下問子分之履歷與其企望子分屈其脚下頰首再  
拜而謹言上親分之權如小諸侯子分之權不異臣  
僕官解束縛婆必杖長烟管立一膝於火桶爐頭  
幾度挾嘴補其夫闕典是亦似權臣補翼主君維新  
以降所以與民自由權者勸其力食也然有雙手兩  
脚未能免人傭役者元非人間簿中人也不是懶惰  
生必放蕩者流故到京鴉家者則皆有一種別格風  
有炎天服敞襖袍而流汗來者有寒朝着片袷衣而  
縮身入者有頭髮扶疎而鼻口不完者可知七年病  
癩有頰色憔悴而言語不明者果是三日不食或有



懷手而頰，捫畢丸者，或有開口而常滴涎汁者，或僻陬之僮夫，未脫鄙語而貯垢於渾軀，或厄介之嫗，郎全露愚面而宿風於雙鬢，惰風可想，雖婦亦然，脚雖能曳，鞋裳手不能縫，糠袋口雖能噉，煨薯臆不能記國字，應喚雖速，譬重難起，從命雖直，心慵難果，如此惰夫如此，懶婦七髻八頭，輻輳其門，仕者雖惰，使者必敏，昨日所入仕，今日多見黜，出入多則親分有利，此門曾嫌才子智漢，甚愛愚夫痴郎，是恐不從親分命也。昔日呼荏戶城為一大塵坑，蓋六十余州人民蜂簇於此地，恰如一括賢愚尊卑來投於一坑之謂。

故今日余容嘴於京鴉家謂之，一小塵坑，讀者幸勿言汝亦塵坑中之尤物。

親分之職與賣卜者同，其趣向相，其人指其方，即問一隻曰：汝仕士邸乎？仕高店乎？仕邸則常勞於奔走，傍管菜畝而最要尻，輕商店則專役於薪水，且管掃除而嚴禁朝睡，汝將孰仕？叟啜清酒曰：叟已老矣，兩不能堪，願半日寐而半日勞。親分曰：汝可為庵寺之留守，番嫩少年進曰：小子元某家，編男曾以放蕩自感，吾身頗觸親戚怒，不能公見，父花柳之夢變為凍餒之困，一身不知其巧措，雖然背不能負重任，手不



能握污物，冀無在室內執其事，之口乎。親分曰：汝可為花街樓丁也。樓丁有數等：點燈、擊柝，謂之管樓掌。枕與籍謂之管衾，或管履屐，或管盂盤，有不寐番有檢立番。汝此中執孰乎？曰：皆郎所曾諳，無一不能者。親分曰：汝自今日須改稱喜助。僮夫自後請曰：奴自非負擔耕種，無一可能者。仕春肆乎？到車店乎？謹請親分之指令曰：汝力適混堂，爨助。汝須換一犢鼻禪，也想必古物。曰：然矣。曾祖傳來之品也。換之，奴所不忍請。幸怒之曰：汝入女湯，有磨白膚，自有生取色，爨助之白禪，則天下之通裝也。汝安則為之。一少男換

右髻曰：小可曾少學料理，願為割烹亭奴。親分戒曰：汝偷主婦眼，勿掠輕節，與蠟燭，但掠以贈，余非所敢。謹時頑書生叩門來曰：主人不在耶？親分留守耶？曰：在。々々書生突然上肆曰：僕略知漢字，少讀橫文，僕將就官途。親分為謀之，翁驚曰：余雖京鴉官之黜陟，非所敢管。君須問於士市場中電信局也。曰：僕懷大志，遙出鄉閭，此行也實非偶然事。然東京中無一知己，翁請想之曰：君真有學才，亦有其行路翁未知君力，故不能為也。曰：能諳論孟等，如英文典，則不讓他也。曰：學猶未矣。々々君不如暫耕於鄉里也。曰：常祿



雖減士則士也何故把鋤汝勿辱士汝甚失禮曰翁  
 非元知君來謀於翁也翁亦何管君速可去生佛  
 然發怒而去翁撒塩曰噫空費半刻鯛雖膏敗猶有  
 其名膏儒與膏士膏物中之膏翁亦不可焚而食將  
 投梓太狗乎翁未如之何也已矣  
 昔日公侯朝幕府也入自品川來自千住自新宿自  
 板橋士卒之群四時作山人馬之聲晝夜湧潮排列  
 埋路喝道啓行着府發駕出入如織一日之間不知  
 幾千是皆一年勤番也勤番多則傭夫隨多連昇大  
 履奴厮隸嬰助無慮數万曾京鴉家之繁昌推而可

能知也維新以降公侯縮邸傭夫大減而京鴉家不  
 減者何也一下手於居宅寄宿之周旋一容喙於權  
 妻外妾之媒妁故也方今都下賣家買宅之盛昨日  
 所居今日不知其亡也一起得幸忽張大戶縱雖紙  
 糊身代外貌則極富貴堂々裝威非觀物赫赫非觀物輝輝非觀物權非觀物  
非觀物車馬盈其門而買官之士為市不許君子一  
 時繁昌盛於庸醫玄關前一蹶夫幸忽滅盛焰月賜  
 之餘温全消而朝寗之薰烟漸寒寂々感手寥寥屈  
 脚妻妾闖於內而外無禦其侮者門前恰如鼯鼠絕  
 路不復見人影此家忽係國戶手或見投於新聞報



告或見辱於骨董商，口與妾探客，同其恥態。京鴉奔走其間，容口於八方，苟有便我口，則不曾顧人，不便陷於身代限，而傾家者，商業赴左社而賣庫者，等亦概嚼京鴉，如有罹其竅穿者，以剝本價之一分，為通規一舌，而釣兩家千金，而獲百金，這口不亦妙乎？至妾婦之媒灼，一層盛於此，有買妾者，則婆倒臂而狗走一瞬，傳命於東西，須臾而忽聚數處，女有梅有櫻，有牡丹，有海棠，百花爛熳於一室內，任客擇取，因花容與年絕，各異其值，上等則一月養金三十圓，同以中等而二十，乃至拾五圓，至下等則不

出三圓，近來妾婦之流行，與牛肉店競其繁昌，苟不嘗牛股，與妾尻者，如謂不開化人，故京鴉之活計，約成自妾口，亦與娼院媒婆一般，妾亦與妓同其醜態，或一女遇四男，輪流課日，常無空夜，或謂月事不除垂醜名於新聞紙，收臭跡於閻魔籍者，比々有焉。此女也，鑊甲韜面，不曾知恥，鬻恥女而不知其恥，元非可異。四男而嫖一女，豈無恥乎？如下等，則有妾環該家者，或有男就妾家者，一身之出入多，則一物之糴糶最繁，此水防雖堅，或有崩壞，此堤雖小，不曾壞嗚呼深哉！春之海，嗚呼煖哉！花之夢，人情世態，畢竟如夢，本妻之夢，易老，外妾之夢



愈新夢乎又夢出夢入夢余亦夢中拈筆記夢中之事是亦繁昌之一夢也如妾可謂繁昌夢中大魔捕其魔而不可不記然余亦貧未知其夢不知則不能記一夜與孫枕謀而聊記偽夢於後人如欲知其真夢須問橫坊京鴉婆

妾宅

方今女學之行也專明女子之道稍有男女同權之說然而別品之流行未曾有盛於今日者也妻有正權妾有內外一男而能守一婦者甚鮮矣蓋一男之養數女則男權之廢女權也一女之遇四男則女權

之勝男權也合算此等之權以為男女同權耶未知女權之為何物到底可謂無女權也若真之女權行豈有容易浣身者乎人之買妾也輕於娶牝狗妾之鬻春也濫於合豚兒至其輕與濫之醜態則有不可得言者昔為女子願有家今為之願有主故具女兒之鼻目而絕辨了枕藉之事者爭入妾籍父母亦不使其女一日卧空房是解匣娘之束縛而許春駒之自由以為女風一新之開化者乎女亦有自由之權親則仰一女之聲光而生活女則嗅數男之臭味而衣食不啻不知其恥甚則有晒其恥以誇於人者凡為妾者



元出於貧買妾者曾出於獨今也或不然無飢寒之  
憂者而好為妾有妻子之苦者而猶買妾今之妾多  
出於貪婪與情慾之中者故養金有等級而外藥亦  
有大小都下外藥之繁昌不但名公豪賈小吏鋪丁  
猶能養焉吾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本妻  
擇妾者到台山家則主婆忽飛春檄於四方須臾而  
引數處子來花顏競愛春光相鬪梅則年未逾二七  
翠袖包羞滿面潮紅暗香始動春信將通櫻則柔姿  
婀娜舉動端正曉露洗花淡紅將滴思閨春未深也  
牡丹則艷容富麗妖色灑落巧笑多言平氣吞容十

分嬌態獨欲專春也海棠則淑姿嬌容翠眉涼眼一  
技帶雨晚粧如流立百花間將單春寵或有鬢根插  
笄眉痕流藍嫁期既雖過餘花猶可醉者或有面粧  
春容額生秋波楓葉飽霜殘紅將凋者或陋巷君子  
花為父賣愛或幽房隱逸花為母鬻香四花五芳六  
笑七媚花耶々々插花人賣花春耶々々孕春人鬻  
春花與花爭花春與春競春買花客買花迷春人迷  
春買花乎花能語愛春乎春猶笑吉原之花雖美一  
花而有常宿數鳥柳橋之春雖艷一柳以難專繫一  
駒只那橫坊新道之外宅獨擁春於蘭燈暗影之閨



儘弄花於一刻千金之夜痴蝶晝寢無人誅之愚蜂  
夜狂無他妨之花煖於春々深於海大平之澤可浴  
極樂之夢可結澤則雖深夢則易醒為雲為雨名公  
鉅卿傾家傾庫番頭手代官之所賜主之所給我不  
私之我受養彼々喰彼飽我飢我斃借老之契未老  
將絕同穴之盟未乾易破比翼之鳥別而孤飛連理  
之枝離而獨榮運命若至此人以為如何有人戲曰  
當妾飛家傾之世如何本妻之不動余亦戲曰汝小  
子妾々勿易妻

橫坊之隅新道之傍格子戶深鎖黑板塹高掩居戲

衡而非行商事學妓風而非鬻絃歌宅之美如新柳  
橋頭之小船宿趣之閑似墨陀水上之一別業園有  
小砌竹疎松暗花有盆卉梅薰蘭秀比翼屏間閨煖  
思深船底枕下波穩夢平真是人間世界之小仙洞  
也一室之內浦灑耀妍博山常貯烟膽瓶長插春壁  
間鈎下一雙三絃壁下安置一方火爐鉄瓶吹笙銅  
鍋湧潮樓上別設小長信宮玻璃之窓纏輸之席言  
酌言醉言歌言舞春宵甚短晝寢最可寤則閱春畫  
本倦則歌淨瑠璃未曾穿縫針未曾執箕箒驕恣懶  
惰理枕藉塗脂粉之外不為一事故侈粧飾唯其所



勉也寐必有八丈寢衣長一身半行必有縮緬半衣  
必長其雙袂臂能掌一家之興廢而媚笑辨全戶之  
衣食優游以送光陰於適意中寢常遲而起亦必遲  
晚鴉噪屋豆甯屋過旭日射窗賣菜買米深聞天漸  
明玉枕夢始回先呼金筒紅唇吹烟澹々縷々嬌面  
乍迷真是曉靄罩梅疎影將埋一欠一伸晏々起身  
雲鬢稍亂髻根殆傾恰是雨濕海棠紅淚如滴寢衣  
甚長裙尾掃席怕帶未解結餘垂地口啣楊枝肩懸  
手巾左手支額出深閨來知是宿醒未全醒也尚見  
孤蓮抹紅醉痕未消牡丹含烟嬌容猶嫩阿三奉盥

老媪奉嗽已茶已飯早已抱牝猫假寐於爐頭聞得  
門前憂々履音請怒一聲扶擗匣來者女剃師阿清  
婆也日廻妻宅妓戶而欲飽昨宵之餘肉性極狡猾  
口頗罵罵飽妬近隣之富貴細語娘儕之美醜演戲  
評判寄場工拙喋々說盡實隣家故屁論無遺焉是  
即妾宅之一幫間也遂使清婆梳翠髻去點雲盈把  
香露濡擲理粧鏡面雲亂雪凝輝妍相照形影鬪真  
妾少仰日頃日之鬻則髻根緊急鬻甚上矣請緩髻  
根一階低髻婆曰一新以來鬻風亦交添假髻挾蓑  
髮不用一鬻形且鳴田之大倍十年以前之風古愛



高髻今好低髻一頭髮而猶有高低之沿革他物變  
換亦可推知故本妻降權妻昇亦時勢之流行謂之  
無理者乃因循之隊長也娘公亦可逐那山神謂本  
削權字婆若得深白髮之方亦可能擒一下等官方  
今耕夫昇倒鉅卿等尋常一樣之細事從人賢者難  
獲大利甘附驥尾者鎌倉時代之舊弊也如不退人  
己不能進娘公思之婆亦欲戶外時有一男商來婢  
出曰不許男子入妾門則當家之嚴制也子將有何  
用曰貸本賈喜十也携新花昏貳編來請奉之即擲  
數冊而去時恰全髮梳了鬢已成矣妾執一小鏡與

前鏡合照曰誠佳矣好風可愛婆曰娘公既過一九  
若為半并許則必可添容色也嬌姿真可想速可運  
山的廢止之奇謀也妾執花昏曰妾身元非謂賤當  
戊辰之兵亂朝野紛擾父斃於上野兄死於東郵妾  
携慈萱彷徨於各處環帶欲死實數回也唯因慈萱  
在死亦不能果靜這思之恍有如夢妾幸以知絃歌  
一入歌妓籍邂逅遇官恩顧母子得再見天日今而  
思之先不死者妾之僥倖也妾身上真如這裨史然  
人間万事塞翁之馬妾若卒得結圓髻必設一大牢  
以饗婆宜待嘉期也顧呼婢道時既過二時好取一



浴早治晚粧，婢整手中糠袋了，則時器鏘鏘報三時，  
終日不知為一事，可知。錫商鳴鏡呼阿玉來。

蘭湯浴來，玉顏拭光，琉璃露薰，白蓮滴香，紅粉既施，  
靚粧始新起，而更衣坐，而正襟，時已黄昏，新月將昇，  
忽聽雨滴數点，低々叩扉，妾傾耳道，是即大君陛下  
之臨幸也。妾牽袖迎婢，秉燭邀相，與擁一榻爐，將謀  
一酌，執手累膝，妾趨郎，黏一杯互吸，一齋同嚼，恰是  
翡翠拾糧於晴沙，鴛鴦合翼於暖波。妾微含愁，曰：前  
夕待君久矣，君何不來也。郎曰：卿勿疑，強遭游羽，某  
誘不得止，而散步於近街，歸路過夜一時，故不能訪。

也。卿又勿疑，妾埋腮於襟間，曰：君何吐無根說。君樂  
則妾亦樂，憂則妾亦憂，互不相避者，所曾誓也。妾故叩  
肺肝竭之，無一所秘。君心猶春巒，帶淡靄，不曾露心  
頭。自如與妾有隔，意然竊聞，昨日君携尊姐手，觀演  
戲於金衫，何等快樂。君若思妾，何不使妾侍盃酌。君  
與妾之間，則亦繩誤結之惡緣也。君既不顧妾，難  
換他妾。初若知令配在堂，至眷戀如茲之深乎。妾非  
敢恨春寵薄，又非敢怨尊姐嫉，只憂為妾起大家之  
風波。妾身如蕩蘿，纏松梢，宜容易芟除。何又用芥介，  
汝介如刺我胸。妾未到柳橋也。既已決死，幸免墮焰魔名簿。



而飽煖至今日者實君之殊恩也妾今死有何憾若  
有君貞松益繁而益綠雙鶴偕棲唱萬歲妾縱在黃  
泉下何幸過之妾私有所思若快盡三酌而可速去  
也暗淚一霑早已滴郎膝頭郎摩其背曰卿何起這  
隱憂郎既有所謀卿必勿憂先曰無配耦則全郎之  
誤也然非敢騙卿只恐生狂風於雙蝶之間故獨抑  
我苦胸不敢告真也其實出於郎多情郎心亦可想  
也共嘗顛風埋雪之苦難而梅朵始將孕春今而卿  
謀不良郎亦可共死也雖然郎少讀漢洋之文以得  
與國事郎而若踏桂川之奮轍不獨污吾名至澆日

本國之廟堂制雞何世人之期未來空害生命者野  
蠻之惡習而開化之所笑也知此理何卿亦思之且  
本妻者如床上益石畢竟屬一飾物也無固不妨有  
亦無害山妻則親戚之一子也父母之命不能拒而  
暫從其意耳爾如出於郎意豈抱如石地藏化物者  
受人愚視乎幸有那大鯊母在故鄉而罹病之急報  
恐出將名歸寧放逐之昨到戲場者暗使使食永訣之  
一別益也去而後沈々永夜共嘗鴨鍋之新味卿百  
勿憂妾故振淚先泣真則曰君何為其事妾期死者  
固為安尊姐也尊姐果去妾有何面目能到大家宴



身到底不免死，君幸憐妾死，請可止。尊姐之歸寧也，君何為其事，歔歔涕泣伏，即膝頭久矣。巧言令色，鮮矣實。郎曰：既已告之，故鄉今若止之，却生狐疑，卿暫可忍，郎更設兩全之策，請願取快醉，而一睡。妾揚眉道：君意誠然，心肝可愛，談將畢，而情未盡。婢隔枕屏，了了聞之，以為何騙術之巧。婢鼻縱，雖低鬼女，亦有十七。春好摘隣家，懶郎可使，築一小宅，常聞人好事，而為指隣花之思，空費一刻千金之春宵者，婢之愚也有策。夕夕獨語，悄悄拔足而去。一女有四客，輪流課日，二來妾宅，二就談家一人而

一月之好，遇不過六回，四六二十四日，而除那水日，則無一空日。尚有白晝燃燈於閻魔堂，或弄了一客，而後窈洩春於夜唱院者，淫窟之深，醜態之甚，不可名狀。妾飛人車，而迴談家客，照春薄而訪妾宅，動則有客，誤課日，痴蝶與愚蜂爭一花，狂顛驚四隣者，往々不少焉。一人直課而來，妾執其手，道曾為夫婦之誓，則天之所知也。然君不顧妾，若非仰君恩，顧何以能養兩親。君食言，不賜養金，遷延已跨二月。君性元非恪全，生秋風也。君心真然，訴之於官，仰公裁。君何薄情，妾心却紙，客傾囊底，出一圓余金，曰：郎非敢生



異心，不幸商法齟齬，正有若干損故，不能顧卿也。請以之，支三日，即更有必勝之商謀。事果成，必築新宅，以養卿。妾道君不破盟，妾亦何背？只憂父親憤君不顧，而欲使與君絕。怒氣未解，請今宵速去。明夕必來能解，父怒而後快。酌三盃，恣逐一客，又迎一客，先呼老媪，命一鍋肉與一婢，酒戀着寫真，軟語裝情，仰天亦道：願為夫婦，牙命酒肉未到，又有剥啄之聲。妾傾耳，感額以為叱壞矣。那且的客士來，妾設術道酒看甚遲，妾手能辨。君請待之，妾下樓迎客。道曾約寄場行，猶未果。今夕幸有閑請，直相伴。妾道生憎，慈萱不

在，請願期他夕，然則可止。謀一酌已將上樓，妾扣其袖，道家翁深醉，怒氣發越，漸撫而斥，令就睡也。君請須臾待，其熟睡有婦，又叩扉問曰：名娘某之家乎？竊聞良人與君親暱，良人以君之故，不顧家事，婦非敢嫉之，只憂一家之興廢，願欲與君結姊妹之盟，以聘君。請君許之，妾一驚一疑，狼狽不知所為。一婦又潛檐下視之，而以為是果我痴郎之暱婦也。宜一喝罵，以散宿怨，嫉妬之念勢如燃髮，豎眦裂乍，變鬼女突然蹴破障戶，來直搗妾髻，根大鳴罵曰：汝船虫科史汝畜生，飽誑我夫一婦三兒為汝，將飢痴郎今夕又



盜婦衣出典其金一圓五十錢亦必投這畜生痴郎  
而在汝必匿那壁樹合汝與痴郎一口嚙殺噫恣意  
恨一士客亦敦如發怒曰若惡婦亦能誑余若既有  
狎客又與余為夫婦之誓飽撮余鼻欲掠囊底何愚  
弄之甚也乍振一拳將撲妾鼻頭撲鼻元依先婦其  
手曰請為婦免之娘固雖有罪遇其騙者士之過也  
君若欲報其怨恐鳴君汚名君請忍之一客又下樓  
曰汝等獨譴妾者何也妾乃余命婦也既有一誓書  
汝等恣弄之寧謂姦夫可矣余為妾欲報讎汝其食  
之固拳頭而將執士客一撲一抑或泣或怒男顛女

倒四人激鬪於樓下忽有人於戶外大喝一聲巡官  
將叱咤入妾驚匿於廁一婦入壁櫥一婦潛樓上一  
客傳樓欄下去一客破背戶而逃

新溫泉場附深川

都下混堂之繁殖比之於慶應以內幾有三倍之差  
府內人口減其半而混堂倍其數者非因不能貯浴  
桶貧戶之多必屬欲洗舊習垢者之多也軌近又處  
々有開溫泉場者各以諸州有名之喧池名之曰伊  
豆七湯曰有馬溫泉曰何曰何蓋汲其溫泉或湯花  
來和之於湯中云浴其溫泉不有異尋常混堂之湯



新繁昌記  
者是亦不過汲商法開化之流而一洗人耳目以欲  
掠黃金之垢也而已方今以閱於深川仲街者為巨  
臂深川曾狹斜之地而妓院之熱鬧絃歌之喧噪一  
時與芳原頡頏人之所知也距今六年前罹大火災  
多少樓館盡屬灰燼當時官專欲正都下之弊風減  
花街柳巷之數不許設地妓院之再築此地元芳原  
遇火災者出借宅之地而有異他花街者故始終附  
以借宅名官不計再築者亦以此故也於此妓院遷  
他狹斜地繁華之大廓一朝而為草蕪之小原荒涼  
寂寞不聞絃歌聲久焉偶俳優澤村氏欲開新戲場

而未成故開溫泉場以欲挽回仲街之衰勢也建築  
之風如一妓樓接樓有數箇小茶店各店辦酒肴且  
蓄絃妓亦不異花街之茶店此樓元可浴又可醉又  
能可睡凡人間快樂無如浴醉睡三字一樓而嚮三  
快者亦新繁昌中之一洗舊湯也

溫泉在舊妓院之跡

甲 旧名櫛下乃旧樓之跡也

樓面正東起基

礎茶店烹亭圍一混堂并列於三面中央開小園幅  
員數畝以供浴客游步之地雜木扶疎象草蔓蕪盤  
桓足以消微倦全樓之建築雖不闊大室房佳麗亦  
非小妓院之所及正面則脫衣梳髮之室也左有湯



槽築以香木掩玻璃戶湯槽廣方十尺余浴客無背  
摩脚接之混雜雖十名同浴寬裕猶有餘地如他混  
堂頭觸陰囊尻上眉額欲洗垢泥於垢醜態不可言  
都下雖混堂多專主香潔儘得寬浴者特此樓之所  
獨也客亦無如放尿唾於槽隅者槽側之板地常清  
潔也區畫一堂作兩湯槽以別男女隔以玻璃戶雙  
竈設於別室而通筧於槽底因以澆湯趣向全擬  
自然之喧池也設客席於樓上留浴則賃一室不異  
一椽店浴價則每客收三錢不敢限浴數至一周間  
則減其幾分蓋屬湯槽之樓則待專浴客也接湯室

有一長樓因廊與湯槽相通樓上設二十箇餘客室  
亦與妓院閨房一般相似樓下則茶店烹亭也各戶  
雖有區畫恰如一家昇降共階客室互用每店無私  
有室使客投席價一片有客迎之於樓上而自樓下  
送酒肴來足不踏地百事辦了最謀游蕩者流之便  
也故來客不歸於浴而歸於醉樓亦名溫泉以欲釣  
游客也概言與一大船宿同其趣客亦有其風一室  
內財主携兩妓來軟語温存雜以戲謔恰報蘭湯已  
薰一箇布袋被兩天女手扶徐徐下樓到湯室樓婢  
早捧浴衣來待於戶外真有公侯之思取一浴來盃



盤亦來酒肉正沸絃歌亦湧墨陀欽昏之舞曲當八  
五文之拇戰五舞六曲七拇八戰敗主跌坐中央傾  
幾大白嬌笑嬌媚圍繞助醉竟日之大宴敗主鯨飲  
昏醉如泥左手拘懸一妓肩右手摩觸一妓膝骨軟  
魂消恍惚如夢又更張長夜之宴是不唯痴蝶罹妓  
蜘蛛網全陷茶店之米櫃者也此樓常聽容流連連一  
旬非敢所辭一種別樣之妙樓而春宵專游家之妙  
窟也故擒絃妓者來此樓援處女者來此樓挑乳母  
者來焉騙寡婦者來焉加之多少樓婢妖粧盛飾賣  
媚呈笑一男客來則群婢圍席不解是亦可來而說

者也上此樓者一保愁腸之洗濯一屬敗囊之掃除  
溫泉亦不意浴一身兼可浴花情於春露此場也須  
換浴一字稱春深川之慾浴與通場

新市街附歸商

一新以降都下事物日競新開月闢繁華最著明者  
市街之新開也曾闔都街數不過八百八街今算數  
則有一千三百七十有三街五百六十五乃新開之  
街也自有地稅之改正屬私有地者雖彈丸之地無  
不課稅故公邸侯宅競開新街以為貸地邸地之大  
者縱橫通新道一邸而有開數街者如愛宕下坊大



小侯邸並列，而不曾見一商戶者。今皆為繁華之新街，自芝切通至新橋通，百貨肆店，櫛比列軒，不見侯邸之趾。新街中以愛宕下坊為渠魁，有小川坊有神保坊，如蠟壳坊濱坊，則位都下之中央，而為新繁華之最第一。其他向山手尚有許多新街，本所深川亦可以為多。焉在舊幕府則公侯邸舍裝武耀威，不許商賈，猥入邸內。今則皆廢舊制，專謀損益，貸其居宅，賃其牙房，表門之番所為輓夫，役夫之居，後宮之長局為木匠，墁匠之宅，假山，刺水，為割烹亭之庭，玄關廣間為寄留客之宿，武器庫，變典物庫，演武場，化演

伎場，夜發蕎麥商鳴鈴，出自表門，按摩坊主吹笛，歸自裏門，看樓被牛肉店，領離亭，被靚鏡肆，掠厩無肥馬，奴養乳牛，庖有肥肉，丁割巨雞，待合茶店，借會計役局，未免曖昧之事，診察醫者，奪留守居宅，常多留守之日，勤番長屋為外妾宅，無女，絕時作事小屋為牧畜場，非人住處，猿樂臺之趾，桑茶既茂，煮茶寮之地，菜蔬正肥，一邸之中無立錫之空地，又連背坊新道，從街曲折並建裏店，邸主恰如地主之賃居，龜縮於邸隅，全一變舊侯邸之景况，如小華族尊姐親執其簾，不過一僕一婢，商業如此，雖日月盛住新街者十



中八九屬新商人乃歸商之徒也商業本土族之所  
短而市民之所長也以短敵長固非廟筭之善者也  
故失資本金歸鄉里者比々有之是因有目途未全  
立而直欲獲大利之蔽也新街肆店昨日所開今日  
乍閉者不貲矣爰寫一新商店略示其意余思新街  
之繁昌未可謂真繁昌非真繁昌而猶有此繁昌者  
亦可謂繁昌都中之一新繁昌

一商坐肆無事可為閱新聞紙讀近世史算盤牒簿  
被蜘蛛網縛商業甚閑假寐倚膝欠伸肥腕時号砲聲  
忽驚耳來遽然起捲額時器螺旋呼婦督促午飯命

婢烹煮牛肉坐飲卧食肆前寂無來客物品半埋塵  
埃午後偶有一客來曰某品有耶價如何肆主頭甚  
高難<sub>ク</sub><sub>レ</sub><sub>レ</sub>言甚驕難<sub>テ</sub>唯<sub>シ</sub>貼坐不動曰有々然價甚不廉  
君<sub>且</sub>那<sub>二</sub>死<sub>一</sub>難<sub>下</sub>有意宜購客曰汝伴頭勿言豫價須減  
其幾分汝伴頭勿欺人肆主肚裏沸々怒氣如<sub>レ</sub>燃以  
為汝士也我亦士也我縱<sub>レ</sub>為商何受汝侮<sub>此</sub>心<sub>不</sub>消<sub>成</sub>  
忽發怒聲曰余非強鬻子若無意不敢賣也子宜問  
於他店余店品決非為高價子勿吐暴言客笑曰余  
固可到真商店何借汝命欲去而道汝斷髮頭顱倨  
傲尊大思歸商未久也十日所見未脫頑士之暴風



嗚呼危哉汝以這暴風能吹倒身代又一婦客來道請與返魂紙肆主徐々漸起與之客去擱價一錢道賣一錢價物終有一分利噫商業之困難終為一錢被婦人役噫商業之難堪不賣固歎偶賣亦歎婦在室內垂帶長裾粧真乎尊姐面而有事必呼阿三著顛亦使阿三起之未曾自執事暇則講稗史倦則習絃歌常噉煨薯而不知身代日瘦尚顧婢嗚不平道三不聞耶新富坊之戲場大有觀客本邸謂曰之尊姐既一觀來何等樂事不亦羨乎我身在十年以前則每演戲更換無未曾一觀時勢變化雖不得止為

武士妻而至憂米櫃有無不亦悲乎永在這苦界生  
命亦衰宜賣却櫛笄一到戲場夫傾耳廢額曰我身上豈遑顧戲場乎家祿奉還之資金既已食了半額々々空化物品假寐於肆未償十資之一若噉這物又無可食者實如呼吸減不堪其憂余熟思將來到底商業非可能為今速不絕商念恐至飢渴婦曰佳矣妙矣盡鬻店物猶有若干金何必至飢妾固不欲商君請速賣却店物以其半價充官途資本可速出而仕也妾聞官在資本多寡不關學問工拙君可能仕何難之有夫婦合議而賣店物盡此店忽閉無再



閱期然而因電信恃朋友日夜哀訴於權門竟失資  
 金於奔走中身衰力盡衣敝食乏悄悄再入新街而  
 潛一裏店夫挽車而士却載商賈婦提籃而身始買  
 味曾素餐之夢全覺而漸知力食之味於此乎亦始  
 可知商之難也俚諺云艱難一可遇愛子必勸旅宜  
 哉言乎余於歸商人證之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終

明治七年十二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1870



